

财富

KING of Wealth

之王

20位中国富翁的发家史

燕晓东 著

没有本钱，没有技术，没有门路……
看看他们的经历，你还能给自己找到这样
的借口吗？

中国档案出版社

责任编辑 / 赵增越

装帧设计 / 吴 进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财富之王 / 燕晓东著. - 北京: 中国档案出版社
2005.5

ISBN 7-80166-549-X

I. 财… II. 燕… III. 企业家 - 生平事迹 - 中国

IV. K825.3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0212 号

财富之王

出版 / 中国档案出版社 (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1 号)

发行 / 中国档案出版社发行部

印刷 / 香河金鑫印刷有限公司

规格 / 787x1092 1/16 印张 16 字数 160 千字

版次 /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8.80 元

这是一本故事书

因为它如同小说一样生动有趣

这是一本励志书

因为它让我们充满挑战人生的勇气

这是一本财经书

因为它让我们

学会了创造财富的根本方法

这更是一本切实可行的成功指导书

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

敢想 敢干 把握机会

是一切成功的坚实基础

有的人可能会认为他们只是赶上了好时候，让我们来看看尹明善的一段话吧：

一只猫刚走进一间屋子，一阵风吹来，门自动关上，猫被困在屋里。怨天尤人，困兽犹斗是徒劳的，聪明的猫会时时保持蹲伏的姿态，等待一阵风再度吹开这扇门时，一跃而出。我就是这样一只待机而动的猫。

是的，机会从来都是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人。再过十年或更长，你回首现在，是否你又会感慨——那时真是一段好时候！

责任编辑 赵增越
装帧设计 吴进

谨以此书献给所有敢于和命运抗争的人们！

目 录

刘宝平

- 1 从贩鳖小贩到菜王

刘汉元

- 15 从农技员到鱼饲料王

李 辉

- 27 从铁匠到刀王 23

何 然

- 37 从一无所知到 IC 电话王

吴一坚

- 47 从搬运工到地产王

王玉锁

- 59 从流动小贩到燃气王

李书福

71 从公园游击照相师到车王

沈爱琴

85 从公社文书到绸王 85

江龙发

95 从修伞匠到锅王

张 璨

107 从中关村小贩到电脑王

韩 伟

119 从助理畜牧员到鸡王

尹明善

129 从56岁创业到摩托王

何永智

145 从街头鞋摊到火锅王

张华安

155 从夫妻作坊到蚊香王

孙广信

167 从复员军人到房王

陈天桥

179 从超级游戏迷到游戏王

孙 甚 林

191 从木匠到房王

周 勇

203 从小青工到砖王

王文京

215 从会计到财务软件王

刘永好

223 从教师到饲料王

刘宝平

从贩鳖小贩到菜王

财富：1.3 亿元

年龄：41 岁

发财行业：蔬菜农场

现从行业：蔬菜农场

教育背景：初中

现在公司：北京平安方圆食品有限公司



我每天的工作写在一页纸上，把纸往包里一揣，上班工作开始。今天的纸上写下：电话：XXX，人物：卖菜人。正巧新交的女友看见这一纸，她不知我乃工作，以为我在电话购菜，问曰：“你卖菜也电话订购？”我一听，浑身惊乍，我岂生活到如此“高尚”境地！非也，非也。何况这个卖菜人，要叫他给我送菜上门，那就是新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了。

我说的这个卖菜翁，不，卖菜厮，叫刘宝平。年纪轻轻的，32岁，炮车镇上的农民。这样说大抵你不明白，炮车镇是哪个爪哇国？在我地大且分隔较严的常置形容词伟大的于前的祖国，这炮车镇真叫做渺小，哪堪与那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相提并论，不是说在地理上，而是说在民众心上，阿拉上海人！我丫北京人！有没有搞错，吴系刚东盈啦（广东人）！说这话的人都会头上扬，吐词清晰、坚定，无不透出地大之国度地理上的优势，换句话说歧视心态。比如炮车镇居民，怎么也头上扬不起来，在人面前优势一番。炮车镇在郑州市郊，有一条铁路穿过，镇北头，轰隆轰隆，吭吭吭——吭的列车来了又去了，我说的英雄，炮车镇的刘宝平，现在是个儿童，依在进出口处的水泥护门上，瞧着车窗上伸出头来的人，然后等火车开走，看着它消失。他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，又去哪里，（其实是从连云港到徐州）。他想象，这世界真大真遥远啊，

远方是什么呢？对于一个儿童来说，远方是什么几近是一种神谕。说来也怪，大凡儿时这样怀想远方的人，多半都日后有成。这种神谕式的东西，就不在此处奢我印刷油墨了。

这儿童也算有命，虽然远方的想象已蒙发于心，但世界真那么宽阔和自由吗？不是，浪漫的道路无处生根且不说，就连生存的空间也狭小得接近非洲儿童的想象。那天下午刚刚交了作文，题目是《我的理想》，他写的是想当个科学家。不过，在读初二的某天晚上，1983年的一个晚上，他父亲找他谈话，结论是要他上班，书也就不读了。这农村没什么出路，现在有个当学徒工的指标，如上了班，好好干，以后会转成正式工人。那科什么学的梦想，此夜梦破，炮车水泥厂里多了名干临时工的，站在汽车上，扬起铁铲下拉来的石子。后来跟着师傅学修机器，名曰学徒机修工。

炮车水泥厂的机修工小刘，在时光的折磨下，也磨到了20岁。这些年，春风得意的同龄人，可在祖国的大学里，准备进一步开放花朵，虽然年纪是老了一些；考试的东西也多荒谬，读书也不像后来要每月挣四百元工资的家长交二三万学费。与之相比，满手满脸机油的小刘，看上去，这命运岂容他乐观。他还在怀想远方呢，20岁的小伙子了，没出过一次远门。说起来他这命，按惯例，依传统，也就是跑车镇上一根草，日夜浇肥仍不高。那空气、土壤不行。但外面又如何呢，年长者皆言，天下乌鸦一般黑。也许是人年轻就不同，也许是痞子文学纲要“无知者无畏”，这深痛的镇上生活他不能忍受了。有志男儿志四方，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他坚决要走，要出去见见世面。父亲对儿子这颗年轻莽撞的心，表达了无限的忧虑。只是隐忍着，也没说什么。

常言道乱世出英雄，我得作个矛盾补充：盛世英雄出。谁知这个草革命人儿，长成了大树呢。

来看看这个乡村青年怎么走的吧：

1989年春节，电视节目在给全国人民拜年，现在是乌干达留学生总会发来的函电；现在是旅欧同学会发来的函电；现在是南极留学生、北极留学生发来的函电。全国人民喜气洋洋，的确，既然

这么说，喜气洋洋吧。但只有这个人例外，炮车镇的坐在独凳上的机修工小刘，古谚曰：穷人过年愁慌慌，富人过年喜洋洋。小刘觉得自己实在无喜可喜，既使用弹簧撑着脸也展不出笑意。寂寞山乡催人老，那北京多好啊，大城市，不夜城，灯也红酒也绿，哪像我这僻乡，人也穷，时光也穷，活着是一场旷野。他这么想，正应了马克思的话，20岁的青年是一首诗。就在那辞旧迎新夜，他决定过几天去京都看看，觑一觑，也不枉了此生。电视上这么说，“愿全国人民心想事成！”这话对全国人民中的一个小刘来说，倒还真成一吉言。

机修工过年前有300元，可年后几天，就只有三十七块二毛了。这不够车票啊，他只好去找一个工友，坐在他的藤椅上喝了半天茶，最后说，“秦真平，你借我50元钱，我去趟北京，回来就还你。要是我晚回来呢，我就给你寄回来。”50元钱借到了。他也该上路了。

这首诗上路了，但非常重要的一项是辨析一下诗的种类，远不是“小园香径独徘徊”、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这等贵族之气；而是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”，或“风萧萧兮‘炮车’寒”。你看他，哪里是去看一看，觑一觑，他是我拿青春赌明天，决定要当北京人了，要到北京住下了，一派誓不成名死不还的样。住下晚上要睡觉，他正打铺盖卷呢。至此，一个背上背着铺盖的去北京打工的人睡在车厢的椅子下面了。我喜欢用词准确，故称他为“盲流”。

盲流刘宝平背着铺盖卷走下火车，就往站台外走，说来奇人有奇事，这位没什么文化的乡下青年，在他的想象世界里，北京，也不就是一个扩大化了的炮车镇吗。只是人多、繁华，人也都有着村上道德，人皆古道热肠，乐于助人，既如是，我年纪轻轻，身上有的是肌肉与力量，找个工作总该是好找的。整个车上的行程中，他都没计划着自己的未来，比粗放还粗放一百倍。车靠站台，那些举着牌子，牌子上写着名字的人，一排排站着，伸着脑袋东张西望，迎亲接友，好不热闹。乡下青年想，这些人真个娇气，他不知道自己回家吗，还接什么接。一踏上站台，他跟着人流往外走，但一出站台，他傻眼了，人流开始分散，四面八方是道路，

车水马龙各自忙，可我刘宝华去哪里呢？往哪个方向走呢？又走到哪一处停下呢？至于今夜何处睡，他还没考虑呢，时间还早，这是上午。一个20岁的青春的活人，面对一个盲目不知的世界，他反而心安理得，想法异人，铺盖在背上，这大地上还没有自己夜睡的地方吗？不可能，何况这是伟大祖国的首都呢！

因为不知道往哪里走，于是乎他就瞎走。北京永定门火车站附近有个陶然亭菜市场，他背着一床花棉布铺盖，信步到了这里，东望望、西望望，上望望、下望望，打量这个全新的世界，每一个细节都未放过。这对他太新奇了。一切都新鲜刺激、美轮美奂。他觉得人活着真是美，北京真是美，满目彩色、繁景如梦，能看到这么多东西，这是乡下的旷野不能比的。山上夏天有百合，但现在没了，还是儿时上山见过。除了山，便是黄土。黄土啊黄土我的高原，正如诗人道。这些个北京人，真生活在锦绣天堂啊！他背着铺盖挤在菜市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从未当面听过北京人讲话，他觉得声音那么好听，尤其是美丽的少女。他专心致志地听他们讲价还价，那些人以手拈菜，与菜老板讨着。这菜真是多啊，这地方也太大了。他不知到底有多大，但一眼望过，他知这比他的水泥厂还大。我的个乖乖。这菜真新鲜，认识的加不认识的，排成一个菜世界。毕竟是北京，伟大的大城市，连菜也是伟大的。他看见菜堆上的价牌，我的天，全这么贵。同样的菜，炮车镇上五分钱，这里买三元一斤。他逛到一个角落，有个卖菜的人手提一杆秤，称盘里一只鳖。那人正在称，他说：“一斤二两，二百七十三，算了，你拿二百七吧！”他对那个胖女人说，那胖女人就数了二百七十元给他。乡下青年一看，鳖这东西可见多了，小时候还吊在树上逗着玩呢。这狗东西也卖这贵呀！我炮车三十元还不好卖出呢！北京，富人之乡。乡下青年看到这里，心下愉快，然后他继续前走，逛了一个时辰，人也累了。想起火车站有地方坐，他决定倒回去坐坐。他回到车站，找了个椅子坐下来，把铺盖往侧边空椅上放下，暂且休息。

奇人有奇事，有奇想。所谓奇事，那是一般人忽略或不可能

那样做的事；所谓奇想，那是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如他那般构思。来北京昏逛的临时机修工炮车镇的乡下青年，在椅子上想，“我要做生意，回炮车买些老鳖来这里买。”他就这么一想，就去买回程票，打道又回炮车了。这个让无数人听起兴奋又胆寒的词“做生意”，在这里变得如此简朴。于是，当天下午，另一列南下途经河南的火车上，又多了个背铺盖的青年。没有位置，他在厕所过道处席地坐下，背往铺盖上一靠。路过打开水的人，有几个觉得他挡住了路，眼睛一斜，鄙弃地哼了一声。

回到炮车，他干的第一件事，也是常人难设想的，成语道，匪夷所思啊。他去找炮车水泥厂领导辞职去了！领导大惊，他丢了张歪歪斜斜的辞职条在领导桌子上，也不说什么就走了。父母一听，几乎气背过去。历经人世的父母，知这世上的生存，民之何艰，岂可这样儿戏。父亲气得两天吃不下饭，十三始从工，为的跳农门。七年辛劳日，眼看要转正。你这一摔，气煞我么也哥。我的倔牛啊，是什么灌了你的迷魂汤，是什么引了你斜路。你要去北京做什么鸟生意！这不是天大笑话也，你哪是那根藤上结的瓜，你哪是那样的贵人儿命，北京皇城岂你地，你不过一根草，命在水泥厂啊！我的倔牛啊，你这般张狂，可呕断我父母心啊，也是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但刘宝华决定了，就不改了。某种不为人知的内心，让他义无反顾。

第三天，炮车青年刘宝平，又去朋友们那儿，七凑八借地弄了400元钱，到水货市场，批发了十三只老鳖，提着上北京了。这次没背铺盖了。他来到陶然亭菜市场。往市场上一站，放出他的老鳖来，围观的人一下围来了。炮车青年好不欢喜。只是有点麻烦的是，围人一直未断，以他为中心，形成个半圆。他靠在一处墙壁，不断回答问题，接应不暇。有些人问了一阵，又走了；有些人纯粹是看热闹。买第一只的是个胖胖先生，鬓边有些花白，样子像电视上的局长。那是在两个小时后。开张心喜，他一想，这不赚了一百一拾元了么。这第一只一卖，他精神大振，也不像开始那么累了，他开始在心里哼歌，从“故乡的云”哼到宋什么英的“辣妹子啦”，左脚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打着

拍子，悠哉游哉地等真头主。

北京的时间好快，他一看，怎么各处菜老板都在收摊了？原来已过六点。他是中午十二点开卖的，一看，卖了八只，地上还有五只在爬来爬去。捏指一算，八只，哈哈！我今天赚了760元钱了！这一算他高兴了。原本打算像上次一样，卖完了又乘车返回炮车。现在时间不允许，还有五只也不允许。他决定今夜住北京。他一想到这个念头——今夜我要在祖国的伟大的心脏里住一夜就很激动。反正钱也有，何不住下，明天再卖呢？他把五只老鳖往脖子上一挂，问住宿去了。路人一看他的阵势，都以为他在耍猴戏或鳖戏呢！

火车站住店一夜且不说他。第二天，最后一只爬在地上的小个子鳖被一对年轻恋人买走了。贩鳖到此结束，一算，赚了一千二百余元。他突然觉得他是个大款了。原来这北京的金山上真是光芒照四方啊，赚钱这般容易。他的信心像充足了气的篮球，还水泥厂修什么机器呢，卖鳖比写诗还好啊。闯北京这么容易，哪是父母说的，如此如此危险、这般那般走投无路。在炮车青年看来，一脚乱踏下去，也是锦绣之路呢。我不知道，这算不算命运。

他再回炮车，依样画葫芦贩老鳖，干了三个月后，他又见另一桩事儿，菜市上的龙虾好卖得很，他想，那哪是什么狗屁稀奇宝贝呢！想我儿时，在江苏外婆家，小舅用洗脸盆一盆一盆端回来，我才不吃那东西呢，看起来张牙舞爪，吃着没意思。小舅带我去抓，我们拿到市场上去卖。还记得一分钱一个。今天看到这张牙舞爪的小东西，还成了稀罕宝贝儿。那好吧，我回外婆处去抓来卖。他从江苏外婆家开始贩龙虾了，三天一来回，一次赚一千。

炮车青年，要“落户”北京了。何为“落户”呢？他租了一间简陋的平房，晚上在木板床上倒头就睡。万事无长日，更何况贩鳖贩虾呢。看着人赚钱，蜂群般的人就围上来了。正做得上瘾，突然平地雷声起，竞争的新来人三五两下，把贩虾贩鳖弄得不赚了。他只好另择门路。

炮车青年总想到菜，他站在街头，发现这样的问题：那些人

东张西望，手提篮子，这不是想买菜吗？可蔬菜公司的菜场还没开门呢；那些人快快地回去，没精打彩的。哪些人东张西望，手提篮子，这不是想买菜吗？可蔬菜公司的菜场关门了呀，日已黄昏了。那些人又快快地回去，没精打彩的。炮车青年每天都看到这样的情况。他观察下的北京，可不是“啊，升旗啊！”、“啊，圆明园啊，我的文化苦旅！”他观察下的北京是一个“菜”北京。他想，那好吧，我就来个早起睡晚，弄些菜来，专卖这段时间。反正没事做了，鳖也不行了，虾也完蛋了。炮车青年现在担着菜，守候在下班的路口。夜晚10点收摊回家。早上不到4点，他串到京郊菜农的菜地里去采购。回到租的平房里倒头就睡。

其实北京的繁华也有例外，到了冬天，炮车青年才发现，天啦！怎么整个冬天，北京人就吃三样菜啊：大白菜、土豆和大葱。可怜的北京人！这冬天的菜市场，也成了乡下的旷野，望出去一马平川，倒没了什么物产。那么，到南方去吧，去广州、海南、昆明，购进些绿叶菜，生菜、荷兰豆、黄瓜、甜椒什么的。趁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时节，炮车青年到了暖色融融的昆明，他住在翠湖北路，看绿菜琳琅，本想感叹一下祖国地大物博，或来点文化苦旅的，但算了，贩菜要紧。进菜、找车、发车。终到了北京，倒也真应了四川俗话“豆腐盘成了肉价钱”，一车菜能值多少钱呢？可一个东风车从昆明开到北京车费要1.2万元。炮车青年，把菜三日日夜兼程，运回北京，卖倒也好卖，零售也俏，大宾馆、饭店的送也送忙不叠，但终究是菜，车费一除，也落不了几个小银了。可这冬天，眼下无事可做，那就凑合着贩吧。

平房里倒头就睡的炮车青年听见他的平房门上有人敲门，揉了揉眼睛问：“哪个呢？敲这大声。”对方说：“是俺啦！死猪呀！敲这么久才应。”炮车青年从木板床上一弹就起来，这声音好熟，当然应该熟，是她妻子李艳玲来了。

平房里的木板床上多了位女主人，她是从炮车来的。刘宝平起码劝了她四个月，叫她放弃那故乡事儿，安安心心来北京和他一起